

吉林文史資料選輯

第一輯

(內部發行)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吉林省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64年·長春

吉林文史資料选輯

第一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吉林省委员会
文史資料研究委员会編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北京大街)

吉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1号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統一书号：11091·7

印张：5 字数：114千字

印数：5,000册

1964年6月第一版

1964年6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定价(6)：五角

目 录

- 熙洽叛国投敌和日寇制造伪满的经过** ……金名世 (1)
-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寇侵占**
- 长春的经过** ……………王稔五 (14)
- 回忆日寇侵占长春的情况** ……………田芝年 (18)
- “九一八”事变后我的抗日**
- 作战经过** ……………馮占海遺稿 (22)
- 記“吉林人民抗日自卫軍”田霖** ……………李向之 (41)
- “辽东民众自卫軍”第九路抗日亲历記** ……任致远 (46)
- 王德林、吳义成“抗日救国軍”**
- 三打敦化城的经过** ……………范广明 (52)
- 我所知道的“日滿議定書附件”的内容** ……阮振鐸 (62)
- 日伪統治东北时期施行的所謂**
- “鴉片断禁政策”** ……………安国政 (73)
- 伪滿“宮廷”生活的回忆** ……………李玉琴 (83)
- 伪滿“宮内府”見聞拾零** ……………趙健平 (118)
- 伪滿时期溥仪生活的片断** ……………肇毓嘯 (124)
- 伪滿初期“吉林滿洲旧臣迎鑾团”的**
- 一幕丑剧** ……………胡緯書 (132)
- 日伪統治东北时期大事月表(初稿)(1931年9月**
- 18日——1945年8月15日)** …………… (137)

熙洽叛国投敌和 日寇制造伪滿的經過

金名世

我和熙洽同姓爱新觉罗氏，并是“閑散皇族”。熙洽于 1911 年，由日本陸軍士官学校毕业后，曾在当时奉天专门培养辽东爱新觉罗子弟的維城学堂任教官，給我們講过兵学課，有师生关系。1924年 6 月，张作相任吉林省督軍，熙洽任吉林省督軍署參謀長，我任吉林鎮守使署中校軍法处长。1926年 1 月，我任滨江鎮守使署上校參謀長时，熙洽是督办吉林軍务善后事宜公署參謀長。因此我們在公務接触的机会比較多，私人往返也比較密切。特別是“九一八”事变后，熙洽投降日寇組織了伪吉林省长官公署，任伪吉林省长官，我由汪清县长調为该公署机要秘书，后又任哈尔滨电业局总办，当时对于熙洽叛国投敌的罪恶活动，有的是亲自参与其事，有的是耳聞。現在把所能回忆的一些事实提供出来，以資参考。

(一)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东北边防軍吉林副司令长官兼省主席张作相，因父丧回錦州，由參謀長兼吉林省政府委員熙洽代理軍政大权。熙洽竟乘机打着“生命不抵抗”的幌子，进行其叛国投敌

的卖国活动。

当日寇陆军第二师团长多門二郎，率其駐长部队于9月19日拂晓五时許，突然袭击我駐长部队，于19日上午占据长春后，即企图进犯吉林省垣。

当时吉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人心惶惶，形势非常紧张。熙洽借口遵守蒋介石“銑电”不抵抗的指示，除命令駐长各部队及吉长警备部队分別撤退外，于9月20日即派张燕卿持其密函赴长春，向日寇表示投降。又于21日召集吉林省各机关团体首长，表面声称研究应变措施和吉林軍民两署是否撤退問題。会上多数人迎合熙洽意旨，为了維持地方秩序，人民免遭損失，决定不撤。并决定派东北边防軍吉林副司令长官公署少将參議安玉珍前往长春，与日寇多門二郎师团长联系，表示欢迎日本和平进入吉林。并由安玉珍声明保証多門二郎在赴吉途中不会遭受我軍袭击，遂于9月22日將日寇多門二郎迎接到吉林。

多門二郎到达吉林，即以車站附近日本人所開設的名古屋旅館做为师团临时司令部。多門与熙洽見面后，竟以主人对奴才的态度，命令熙洽在三日内把吉林省城内所有武装部队和已撤出吉林省城外附近的部队（指当时副司令长官公署卫队团团長馮占海部撤至永吉县官馬山地区）全部繳械。并指示熙洽应即撤消东北边防軍吉林副司令长官公署和吉林省政府，重新組織吉林省伪政权，宣布脫离南京国民政府，与日寇密切合作。

熙洽初还認为事关重大，未敢即时答应。多門不悅，偕幕僚暫退別室，說是給熙洽三十分鐘的考虑時間。当多門退出后，即有日軍排長率十数名士兵持枪实彈闖入室内，枪口对着熙洽，气势汹汹。当时担任熙洽翻譯的刘燦芬（日本高工毕业，时任交涉署科員）竟痛哭流涕，跪在熙洽面前劝說：“你老赶快答应多門师

团长的命令和指示吧！否則我們恐怕离不开这間屋子了”。熙洽仍故作鎮靜說：“这有什么！”适日本駐吉林总領事石射进来。石射对熙洽說：“日本此次出兵，目的在于驅逐张学良軍閥統治，防止‘赤禍’东来，另組政权与日本合作，共同开发滿蒙，改善人民生活。”并劝熙洽应考虑自己的禍福利害，当机立断，早作决定。由于石射这一番花言巧語，熙洽意动，乃慨然表示說：“关于多門师团长的命令和指示是可以商量的。”石射退出室外，多門及其幕僚再度进来。这时多門已知道熙洽愿意投降，乃与他握手言欢，暢叙师生旧誼。（熙洽在日本陸軍士官学校留学时，多門是該校的区队长。）并告知現在日軍部队已分別將吉林永衡官銀号、軍械厂、电报局、邮政局、车站各交通单位以及軍警重要机关，全部占領。同时責成熙洽赶快派人到各部队分头繳械，并召回原有部队，准备进行整編訓練，以便重新建制与日本軍密切合作的軍队。多門又重彈石射方才的論調，对熙洽說：“日本进兵东北，并无領土野心，驅逐张学良軍閥以后，使这块土地原住的汉、蒙、滿、回等族人民和日本合作起来，建成一个东方乐园，以防赤化”等等。于是熙洽再次向多門表示，愿意执行多門师团长的一切命令和指示，立即准备組織吉林省伪政权。并进一步向多門探听口气，要求將清朝废帝溥仪接回东北，主持东北大計，以安撫人心。多門当时認为此事应徐作后图，目前应积极組織地方政权。接着多門又进一步迫熙洽取消东北边防軍吉林副司令长官公署和吉林省政府。并提出將原有軍、政两个机关合并为一，改称伪吉林省长官公署，由熙洽任长官，統轄吉林省的軍、民两政。这时多門从衣袋內取出原吉林省的簡任官名单一紙，認为这些人原則上一律不准任用。所有伪长官公署人員均由熙洽自行采用，但不要任用有抗日思想的人，要大量任用能与日本合作的人来担任要职。另外关于向官

銀号提款問題，如超过一定數額，須有熙洽和他共同盖章方能領取。最后，多門又逼問熙洽，何時能組成吉林省的長官公署，熙洽表示回去就起草偽長官公署組織大綱和宣言，以及通電稿，一俟擬就，取得師團長同意后，準備以開會的形式宣布成立。多門表示滿意，并說：“越快越好”。

經過這次會見，熙洽就大肆活動起來，一方面積極派人分頭到各部隊進行勸降和繳械；另一方面召集他的親信，原軍政兩署秘書張燕卿（清張之洞的第十子，由日本學習院畢業）、榮孟枚（滿洲旗人，清末由日本法政大學畢業，自封為關東第二才子）兩人，草擬偽吉林省長官公署組織大綱，規定偽長官總攬吉林省軍民兩政的最高權力，在偽長官之下設置軍政、民政、財政、教育、實業各廳和警務處。連同所擬宣言和通電稿，經過多門的批准，於九月三十日，由熙洽再度召集吉林省城各機關團體負責人開會。會上宣布偽吉林省長官公署組織大綱，接管吉林省軍、民兩政，撤銷原東北邊防軍吉林省副司令長官公署和吉林省政府。并發表通電聲明脫離東北政務委員會和南京國民政府的关系。熙洽乃任命郭恩霖（原吉林陸軍訓練處少將參謀長）為偽軍政廳長，王惕（原永吉縣長）為偽民政廳長，孫其昌（原建設廳長）為偽財政廳長，榮孟枚（原軍民兩署秘書）為偽教育廳長，張燕卿（原軍民兩署秘書）為偽實業廳長，李銘書（原吉海鐵路局總辦）為偽長官公署秘書長，金名世（原汪清縣長）為偽長官公署機要秘書，修長余（原長春公安局長）為偽吉林全省警務處長，齊知政（原陸軍軍官教練處總辦）為偽吉林省城警備司令，艾迺芳（原吉海鐵路局幫辦）為偽吉海鐵路局總辦，謝介石（台灣人，日本早稻田大學畢業）為偽吉林省交涉署長，于深澂（原東北軍第十六師師長）為偽吉林省“勦匪”司令。金璧東（清末肅親王善著第七子）

为伪吉长铁路吉敦铁路局长兼铁道守备队司令官。这样一些民族败类亲日分子，从此都追随熙洽甘心附逆，供敌人驅策了。

(二)

熙洽就任伪长官公署长官后，于9月30日宣布，以伪长官的名义通知全省四十四县，今后要执行他的命令。但在当时，只有围绕吉林省城附近各县以及延边一带的县份，一共二十县，因慑于日寇的强暴势力，不能不表示服从，其余各县均采取观望态度。因此，他为了扩充伪军实力，对原东北边防军大力进行劝降工作，为日寇及早占领吉林全省各县而效力。

熙洽为了达到上述目的，首先通过伪吉林省长官公署顧問，关东军部附兼日本駐吉林省陆军特务机关长大迫通貞（熙洽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向关东军要求接济军火。关东军自然乐于以中国人杀中国人，发给了熙洽大量的武器和弹药（数字不詳）。熙洽得到这批军火后，即大力招兵买马，扩充他的汉奸队伍。当时成立了四个混成旅，派原东北边防军的团长馬錫麟、刘宝麟、王树棠和李文炳四人分任旅长；成立铁道守备队司令部，任楊登举为该队第一正队长，李文龙为第二正队长。以后在十一月間，根据日本关东军的指示，又成立伪吉林省“剿匪”司令部，任于深澈为司令。又派伪长官公署秘书长李銘书和曾任东北边防军騎兵第十六师騎兵旅长常尧臣，先后以慰問的名义向哈长铁路沿綫各地和哈尔滨附近駐在的原东北军官兵，进行劝降和拉攏的活动。由于当时，人心未死，义军抗日之风正盛，敌伪威胁利誘的效果不大。

由于我个人平素抱有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为熙洽所素知。而我在延边报上看到溥仪已从天津到达辽宁省湯崗子的消息，我即

認為溥儀之來，一定與熙洽有聯繫，估計復辟可能有希望。我於10月20日接到熙洽的調令，24日到吉林。當晚即與熙洽密談有關復辟事宜。熙洽對我說，他準備借日軍的力量，企圖恢復清朝。我即問他，日本是否可靠，有無把握？並說我們不要走歷史上石敬瑭等人的道路，遺臭千古。熙洽很激昂地說：“你我都是愛新覺羅的子孫，為恢復清朝的統治，就是肝腦塗地亦在所不惜。至於將來成敗利鈍，不應計較。”談話間，謝介石來訪，此人在張勳復辟時在外交部任事，曾與日本勾搭為溥儀復辟事大賣力氣。謝介石去後，熙洽對我說：“謝介石是由羅振玉介紹來的，我已任命他為吉林交涉署長了。”熙洽並說：“羅振玉於10月9日，特意為我就任吉林長官前來祝賀，並為溥儀取得聯繫而來。我已向羅振玉表示要鞠躬盡瘁做到復辟。即使不成，也要擁戴溥儀回東北，擔任東北新政權的元首”。他說他已托羅振玉給溥儀帶去親筆信，敦請溥儀回東北主持大計。熙洽又低聲對我說：“現根據極秘密的情報說，溥儀已到旅順，情況很好。”又說：“現在駐吉林省境內的東北邊防軍，沿哈長、哈綏兩綫部隊，仍保持原狀，未遭破壞，還有相當實力，倘能把這些部隊拉攏收撫過來，為恢復滿族的統治地位是一支勁旅。但是這些部隊的高級將領，都以代理東省鐵路護路軍總司令兼濱江鎮守使丁超的馬首是瞻，都聽他的話。你曾經擔任過丁超的參謀長多年，你們關係很好，希望你能代表我到丁超那里進行勸降，可能成功。”他又說：“現在溥儀已來東北，局勢急轉，前途有利，這件事情你是義不容辭的。”當時我因受熙洽的懇切密談所動，又為自己的“恢復祖業”反動思想支配，遂慨然應允願去進行勸降。最後，熙洽又談到哈爾濱聯繫的對象。他指示我，第一是聯繫代理東省鐵路護路軍總司令丁超，第二是聯繫東省特別區行政長官張景惠。對丁超的說法，是以保全實力避免

被日軍各个击破为名，希望表明态度。丁超如拥护熙洽的伪吉林省地方政权，則許以实任护路軍总司令，他所有一切兼职（如滨江鎮守使、护路軍长綏司令、陸軍第十八混成旅长）一概不动。对张景惠的說法，則希望在精神上和实际行动上与吉林方面，采取一致的行动和紧密的联系。

我于10月27日，負着熙洽这样的使命到了哈尔滨。首先和丁超会見。丁超对我表示很亲热，对熙洽在吉林省組織的伪长官公署，未提什么意見，只說熙格民（熙洽的字）用乖张自大的郭恩霖去当軍政厅长，其办事能力还不如艾迺芳（原东北边防軍吉林副司令长官公署上校參謀，系滿洲旗人）。接着，我提出熙洽的意見，希望他能与吉林方面合作，不要抵抗日本軍队，以便保存旧东北边防軍实力的問題。丁超說：“在日本士官同学中，我最欽佩的就是熙格民。我知道他有思想（指复辟思想），他的做法我很諒解。我在精神上对他表示支持。”同时他認為中日两国如正式开战，就是集中全中国的武装力量，也只能支持三星期，就得失敗亡国。并說：“这是稍具軍事常識的人一致公認的事实。上次李銘书和常尧臣前来联系，我对他們不能說什么，但对你应当实說，我不反对熙格民的做法。”說着他从办公桌抽屜里取出一封信来。他說：“不仅熙格民希望我表示态度，关东軍司令官本庄繁来信中也讓我表示态度。”接着将信交給我看，并說：“我已答复了本庄繁說，我絕對遵守蔣委員长的不抵抗命令。”然后他对我說：“吾宣（我的字）到此，全无問題。我准备和依兰鎮守使李质初（李杜別号）以及別位将領联系好，共同給熙格民拍电报正式表明态度，拥护他就任吉林省长官公署长官。部队听候他的命令进行整編。不久，电报即可发出，請你放心。”

第二天（10月28日）上午，又与张景惠晤面。当时，张景惠

对照洽是非常恭維的。他說熙洽是他的老师。这是因为辛亥革命的那一年，熙洽由日本毕业回国后，曾任当时奉天講武堂的教育官，而张景惠当时是巡防营的管带，正在講武堂学习，熙洽教过他，所以自称学生。接着，张景惠对我說：“你来得很好，我对熙老师印象很深，他的学識高人一等，目光远大，做事很有魄力。”然后他又說：“九一八事变那天，我正在沈阳。第二天早晨，我从前認識的一个哈尔滨日本商人（姓名忘了），特意前来见我說，东北局势变了，希望我赶紧去見关东軍高級參謀板垣征四郎。当我見到板垣以后，他对我說：‘你来得很好’，并征求我对目前时局的想法。我說回哈后愿竭力保护日本侨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使其不遭受損失。但是只有行政警察，兵力单薄，希望能发給軍火彈藥，扩充实力，以維持地方秩序。板垣允先拨三千支步枪，扩充警察部队，以便維持治安。并告诉我在一星期后，到日本駐哈总領事大桥忠一处領取这批軍火。”张景惠于9月24日返回哈尔滨，果然在一星期后即由大桥忠一处領到了这批槍械子弹，因此成立了伪东省特別区警察总队（計約三千人），并派原东省鐵路路警处副处长于鏡涛任伪总队长。当我本着熙洽的意图，向他提出希望他与吉林合作，采取同一步調遇事要緊密联系的問題时，张即表示：“我与熙老师是走同一条道路的，我們絕對合作。”

我于10月30日返回吉林。当我向熙洽报告了联系丁张二人的經過时，丁超等人的电报已經来到。电报是由代理东省鐵路护路軍总司令兼滨江鎮守使丁超領銜，有依兰鎮守使李杜，綏宁鎮守使赵芷香，东北边防軍第二十六混成旅长邢占清，东北边防軍第七混成旅长苏德臣等五人联名通电，表示拥护熙洽的伪吉林省政府，并愿服从命令，听候改編。至此，吉林省各地方政权机关，都听命于熙洽了。熙洽遂即接管原吉林省在哈尔滨所管轄的各机

关。首先派金名世为伪哈尔滨电业局总办，高文元为会办，谢介石兼任伪滨江市筹备处长，李桂林任伪东北航务局董事长。嗣经与张景惠联系，由莫顺任伪航务局董事长，李桂林改任东省铁路路警处处长，汤武涉任伪滨江警察厅长，李科元任伪滨江县长，王某（忘其名）任伪滨江县公安局长，刘宝源任伪松花江下游水上警察局长。并命金名世负责率领这批伪官吏接管这些机关。

在接管了这些机关不久，由于关东军对熙洽企图扩充实力直接掌握军队的做法，已经有所戒备。因而指使熙洽命令伪吉林省“剿匪”军司令于深澈，带领伪军王树棠、李毓久两个旅，以及马锡麟、刘宝麟两个混成旅进犯哈尔滨、依兰两地。同时关东军并派部附东宫铁男、小野子雄两少佐直接指挥于深澈的伪军。在于深澈率伪剿匪军北进到榆树、双城一带，曾遭受东北边防军第十混成旅旅长张作舟部的阻击，战斗非常激烈。伪部队马锡麟、刘宝麟两个混成旅当即被击溃。于深澈仅率领伪剿匪军王树棠、李毓久两个旅进逼哈尔滨。

这时关东军又指示熙洽调任丁超为伪吉林省长官公署高等顾问，月给两千元的高薪，因此激起丁超的猜疑与不满，认为这是争夺他的地盘与前约不符，乃邀依兰镇守使李杜带领部队，于12月30日晨，到达哈尔滨，与于深澈的敌伪军形成了对峙的局面。丁超并命他的长校司令部的参谋长杨耀钧，到电业局逮捕我。我于事先接到张景惠的电话，告知哈尔滨有变，邀我到他公馆躲避，始未被逮捕。当日上午九时，丁超、李杜、邢占清以及哈尔滨通外商务会长李明远等人齐到张景惠公馆议事。由张景惠提议与吉林方面和解，提出希望保持原驻地暂缓移防等条件，由金名世带回吉林商谈。丁、李等人同意张的意见。我于当日晚，即乘车返回吉林。

此时，日寇关东军已命其第二师团长多門，率天野、长谷两旅团北上支援于琛激伪军。丁、李二人见形势不利，乃于12月31日，由哈尔滨撤退，立将所部东北军改称东北抗日自卫军，由丁超、李杜两人任总司令，并发表文告，反对熙洽投敌卖国，反对日寇侵略东北，号召东北人民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由于丁超、李杜的部队已退出哈尔滨，日寇第二师团及于琛激的伪剿匪部队遂占领了哈尔滨，为进一步侵略全东北制造伪国家铺平了道路。

丁超、李杜等抗日部队，由哈尔滨撤退到松花江下游依兰、富锦地区，南至密山、穆稜一带，与日寇进行多次战斗，给敌人以重大打击。在1933年秋季，受到日寇第十师团的进攻，终因寡不敌众，李杜部队被迫退到苏联境内，取道海参崴回到南京。而丁超则在宝清县被日寇包围，向日寇第十师团联队长飯塚朝太郎可耻地投降了。

(三)

在日寇第二师团占领哈尔滨以后，关东军就以哈尔滨为据点，大举向北满各地进犯，打击抗日部队。当时代理黑龙江省政府主席馬占山，曾因江桥一役作战失利，退驻海伦。日寇在黑龙江省即以馬占山为劝降对象，对他采取了各种威胁利诱的手段。先由汉奸韓云阶、王宇清到海伦拉拢馬占山，劝他投降。另一方面，关东军又派重兵对馬占山部队采取包围形势，促其投降。最后板垣又亲自出馬率领韓云阶到海伦，直接与馬占山接头。此时，馬占山表示投降日寇，要求仿照熙洽先例，由他任伪黑龙江省长官公署长官，掌管军民两政的最高权力，得到板垣同意。至此，东北三省遂全部淪陷于敌人之手。

板垣征四郎为了制造伪国家政权，曾到吉林、哈尔滨与熙洽、张景惠进行磋商。当时，熙洽曾竭力主张溥仪出头，实行清朝复辟，以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合作。但板垣只同意由溥仪出任东北“新国家的元首”，而否認这是清朝的繼續，更反对所謂复辟的說法。板垣表示关于制造“新国家問題”，将由关东軍司令官本庄繁召集各地方首脑會議，从长計議。当时日寇板垣为了进一步拉攏熙洽，还与他訂立了一个秘密协定，說是一旦新国家成立之后，日本人是处于顧問地位，負有指导和帮助的责任，对于事务的直接处理，完全由中国人行使。但在伪滿成立以后的事实証明，这个密約只是一个大騙局。关于这个騙人的协定，熙洽被俘到苏联时，曾和我談过。他說：“这个协定的文件，一直保存到日寇投降、苏軍解放长春前两天，才由提包中拣出来烧掉。”

1932年2月中旬，日寇关东軍司令官本庄繁在沈阳，亲自召集所謂东北地方首脑會議。当时参加这次會議的有伪奉天省长臧式毅、伪吉林省长官熙洽、伪东省特別区行政长官张景惠、伪黑龙江省长官馬占山等四人，这就是当时的所謂“四巨头會議”。参加会议的，还有臭名远揚的老牌汉奸于冲汉、伪奉天省治安維持委员会委員长袁金鎧以及被日寇豢养多年的走狗赵欣伯。这个會議是由板垣主持的。在会上成立了伪临时东北政务委员会，由张景惠任委員长，熙洽、臧式毅、馬占山任委員。首先以委员会委員长及委員的名义向关內发表通电，声明“东北独立，脱离南京国民政府”；其次討論到所謂“新国家問題”。当时，板垣在会上提出制造新国家的方案。新国家定名为“滿洲国”，說是由滿、汉、蒙、大和族（日本）、朝鮮五族协和拼成的国家。国家元首称为“执政”。首都定为长春，改名“新京”。并繪好了国旗图样，是紅、藍、白、黑、滿地黄的式样。

经过这次会议以后，东北就出现了各式各样的请愿代表，请求溥仪出来担任伪国的“元首”。在熙洽的唆使下，由曾任过吉林省省议会议长林鹤皋向东三省省议会的议员进行联系，假造民意，冒充东北三千万人民的总代表到旅顺欢迎溥仪就执政职位。另外由于伪国家的首都定在长春，长春属于吉林省管辖。因此，会议责成由熙洽筹备伪国政府各机关的厅舍。熙洽由沈阳返回长春以后，就开始进行筹备，指定以前的吉黑樞运局为伪国家的执政府，原吉林督军行署为伪国的国务院办公处所。到了1932年3月9日，就在长春举行了“执政”就职典礼。溥仪在日寇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和关东宪兵队司令官二宫以及大小汉奸的拥护下，就任了伪满洲国的临时执政。同时，并发表了所谓“临时执政宣言”，当日成立伪“满洲国政府”，由郑孝胥任伪国务总理兼伪文教部总长，臧式毅任伪民政部总长兼伪奉天省长，馬占山任伪军政部总长兼黑龙江省长（未到任），謝介石任伪外交部总长，熙洽任伪财政部总长兼吉林省长，馮涵清任伪司法部总长，张燕卿任伪实业部总长，丁鑑修任伪交通部总长。同时并以伪满洲国政府的名义发表“建国宣言”。这个宣言是由万繩栻起草（万繩栻是张勳的秘书长）。并于同日，以伪外交部总长謝介石的名义，向英、美、法、意等十七国通告伪满洲国政府正式成立。

另外，伪满临时执政府内，由宝熙（清末学部侍郎和修訂法律大臣，是清朝豫亲王多鐸的九世孙）任宫中令，胡嗣瑗（馮国璋任大总统时，他任总统府的秘书）任伪秘书长。还有与国务院平行的机关，则有伪立法院和伪监察院，由赵欣伯任伪立法院院长，于冲汉任伪监察院长。在伪国务院总理以下，除設各部而外，还設有伪总务厅和伪法制局，直接由日寇駒井德三任伪总务厅长，由日寇三宅福馬任伪法制局长。在伪总务厅内設有企划、人事、

主計、地方、弘報、統計六处，六处处长除統計处长是中国人而外，其余各处处长均是日人。

当时，伪滿洲国标榜所謂司法独立，因此与国务院平行的还有伪最高法院和最高檢察厅。由林燦任伪最高法院院长，由李燦任伪最高檢察厅厅长。还設有伪临时执政的諮詢机关的伪参議府，由张景惠任参議府議長兼伪北滿特別区行政长官，湯玉麟为副議長（原热河省主席，始終未到任）。当时并置参議六名，由貴福、增韞、袁金鎧（中国人）、筑紫熊七、田边治通、矢田机（日本人）担任。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熙洽甘心叛国投敌，企图复辟，促成了日寇扶植这样一个傀儡伪政权，利用以熙洽为首的一些汉奸走狗做为工具，溥仪又一次粉墨登場，伪滿洲国的丑剧就从此开始了。

（政协长春市委员会文史資料研究委员会供稿）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寇 侵占长春的经过

王 稔 五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我正在长春任“泰东日报”驻长春分社社长的职务（该报系日人在大连出版的报纸），对于事变前后日軍侵占长春地区的情形，回忆所见所闻，概述如下：

一、敌軍阴谋进攻，我方毫无戒备

滿鉄沿綫的日本駐屯軍，經常在鐵路用地附近，举行軍事演习，已屬司空見慣之事。虽然也有时把預定演习的时间地点通知我方，說是实弹演习射击，請轉告居民勿为惊疑，但是事情长了也就沒有引人注意。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当“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前几天，駐长春的日本軍三十八联队，又在头道沟鐵路用地的街道巷口，如临大敌一样堆积沙袋，装設鉄絲网，修筑工事忙碌异常，人們認為又要进行什么軍事演习，也就照常不加理会。至于地方軍政当局，虽然也都知道当前的中、日关系頗为恶化，形势紧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但总是存有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認為只要我們事事退讓不去惹它，或不至有什么事情发生。因此地方当局，曾經时常告誡所属，无事不要到头道沟附属地去閑游，以免发生事端。在这种情况下，当敌人无所顧忌地修筑工事，显